

青斗中医传奇小说系列

医林志

第二部

归真图



十四經脈之所發

四九

青斗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乃仁术，济世活人之本，入大道之门！
揭开中医的神秘面纱，探索生命的终极奥秘！

医林志·第三部

归 真 图

青 斗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真图/青斗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4. 10

(医林志)

ISBN 978-7-5132-1967-9

I. ①归…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2421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5 字数 28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1967-9

*

定价 35.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内 容 提 要

李千在武夷山中，竟然意外见到了那部《金匱玉函》，因不识上面的经文，暂弃而去。后于山中救下一名被强盗绑架的老者，获赠《归真图》中的《人体全形图示》，观摩之下，别有所悟。

历经一番磨难，李千终于找到了桃花居士寒梅生，并且得到了轩辕九针……

杨开习脉玲珑阁。出走多年的大师兄武连东忽然来访，并与师父董岳峰进入了密室之中。此时发生意外惊变，官兵围困玲珑阁，并驾炮欲轰。师父董岳峰神秘失踪，密室中惊现可吞噬炼化一切物质的禹王鼎……

师门变故之后，杨开重走江湖，巧遇枣儿，在徐州城入陆府诊病，见到一位以说病疗疾的高僧，又引出了一段当年旧事……

再遇樟树药帮，发现了枣儿的身世之谜……

李千落魄扬州，医大户之时，意外发现自己有了以针探脉的能力。因医好了“脉瘫症”，李千得以继承扬州首富的万贯家产……

在回山东老家的路途中，李千与江湖巨盗花娘子遭遇，知道了一个针对他的阴谋……

杨开再遇朱云，朱云邀请他共同探访神秘的天外天，那里是天医的世界……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金针世家	1
第二章	金匱玉函	9
第三章	桃花溪	17
第四章	浮雕	27
第五章	一心观	34
第六章	桃花居士	41
第七章	气运九针	50
第八章	大师兄	59
第九章	兵困玲珑阁	68
第十章	禹王鼎 (1)	77
第十一章	禹王鼎 (2)	86
第十二章	麻医相诊	95
第十三章	说病	104
第十四章	陆夫人	115
第十五章	姐姐	123
第十六章	汤液本经	133
第十七章	雁翎庄	143
第十八章	药帮往事	152
第十九章	以针探脉	162
第二十章	少爷	172
第二十一章	花娘子	181
第二十二章	阴谋	191
第二十三章	琴之谋 雅之计	200
第二十四章	云空寺	210
第二十五章	天医开物	218

第一章 金针世家

却说李千在武夷山遇上了小道士无心，正说话间忽从山路上奔袭来一只似猪类犬的怪兽，转眼间那怪兽已冲到近前。

李千一惊之下，袖里藏针，随手便甩，一柄甩袖针已然打出，正中那怪兽额头。紧接着那怪兽一个翻身滚至李千脚前，便一动不动了，已是一针毙命。

“咦!?”那小道士无心忽见李千有动作，欲要阻止，已来不及。他望着地上躺着那只怪兽，懊悔得直摇头，道：“适才我是与你开个玩笑，你怎么把它杀了。这是我那师兄驯养的一条谷狼，本是来迎我的。”

“啊！它……它是你师兄驯养的?”李千闻之一怔，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唉！这条谷狼是我师兄于数年前在深山中捕获的，费了好大的气力才将它驯化出来，甚是听话懂事，观里的师兄们都很喜欢它，现在你却把它射杀了，这如何是好!”小道士无心一脸的沮丧。

“若不是道长说山中有魔怪作祟，凑巧这怪物又忽然出现，吓着了人，我岂能将它一针射杀的，又怎生怪起我来。”李千辩解道。知道这个小道士无心面善得很，当无害他之意，想不到这条叫什么谷狼的怪兽竟然是家养的。

“对不住了!”李千随又歉意地道。

“罢了！罢了！这也怪我，若不是出言唬人，惊着了 you，你也不会出手。是我的错，莫怪！莫怪！李道友这一手飞针的本事，真是又狠又准！没想到你竟是位高手!”小道士无心歉疚之余，也自惊叹道。

“对了，现在天色已晚，李道友且随我去前面的清风观歇一宿吧，这山中晚上是很不安全的。”小道士无心随又说道。

“那就多谢了!”李千闻之一喜。

“不过……”小道士无心眉头又自一皱道，“待会见着我那师兄，你莫要多言。这条谷狼对我那师兄来说，是比自家性命都重要的。若知你杀了谷狼，你这辈子勿要再得清静。”

李千听了，后悔得直挠头。

小道士无心随后将谷狼的尸体拖到路旁草丛中用树枝掩盖了，自家又自祷告忏悔了一番，而后引了李千一路前行。说道：“李道友面生得很，应该是初至武夷山吧？”

“是啊！初至贵地，还请多多关照。对了，向道长打听一个人，这武夷山中可有一个叫寒梅生的隐者？”李千问道。李千知道隐藏轩辕九针的那桃花洞难寻，不若先行找到寒梅生其人，说明自己与凌霄的师徒关系，或许寒梅生能直接将轩辕九针从桃花洞内取出来，省得自己再去寻找。

“寒梅生！”小道士无心听了，思虑了片刻，摇头道，“这武夷山横跨福建、江西两省，大得很，住山的居士隐者极多，大多不喜人扰，不向人说名道姓，实在不知这寒梅生是哪一个呢。”

李千听了，颇感失望。

小道士无心又说道：“你若是来这山里寻人，怕是件难事，各个山头逐一寻访，也要耗费些时日呢！这样吧，我替你打听一下。师父和观里的师兄们在山中住得久些，或能知道。”

“那就多谢了！”李千感激道。李千和小道士年龄相仿，颇觉投缘。

行不多时，前方谷地中呈现出一座道观来，半托山谷，依地势而建，当是那清风观了。

无心此时又叮嘱道：“待会见了我师兄，千万别多嘴。”

李千听了，颇为忐忑，然见天色已晚，没时间找别的去处了。不知无心的那位师兄是个怎样的人，若是个不讲理数的，查出他驯养的谷狼是被自己射杀的，那是肯定要找自己麻烦的。

“出家人不打诳语，你这个小道士怎么跟我开这样的玩笑。现在看来也是福祸难测。”李千暗里直是摇头。

无心似乎感觉到了李千的情绪，讪笑道：“观中养那谷狼多是不便，常常惊扰上香的信众，师父早让师兄将那谷狼放归山林，师兄却舍不得。这次你意外将它毙了，也算是为观中做了一件好事。只要你不说破，师兄那里自然不知。这畜生去山中觅野食，几日不回也是有的。到时候即使师兄发觉了什么，李道友已经走了，他也无可奈何。”

李千听了，觉得这小道士无心未脱孩童稚气，尽是找理由安慰自己，倒是可爱得很。他笑道：“小道长果是有趣。事已如此，随机应变吧。”

二人说话间，已是走到了清风观的山门前。拾阶而上，一进了山门，只见一个老道士，裹了身破旧的灰色道袍，蹬了双烂草鞋，发髻不整，拿了把几欲散架的大扫帚正在胡乱地划拢着地面上的落叶枯草。

“师兄！”无心走上前，笑着招呼道。

“哦！是师弟回来了。”老道士停了手中的活，抬头应道，却是一副睡不醒的懒散样子。

李千见了，心中稍安。

无心又道：“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位李道友，特请至观中歇息一晚。”

那老道士望了李千一眼，点了点头道：“你去安排一下吧。”

李千朝老道士额首致意，未敢搭话。

老道士又道：“师弟，谷狼知你回来，出去迎你了，可曾见着？”

无心讪笑了一下道：“没看到呢。那畜生必是跑去山中开荤去了。”

那老道士听了，未再做理会，又自扫院子去了。无心则是朝李千偷笑了一下，扮了个鬼脸。李千站在旁边，极是尴尬。无心拉了一下李千，朝前面走去。

这清风观虽不算大，却也建得别致，居于古松翠柏之中，别有一番意境。无心将李千引至一房门前，说道：“李道友，这是观中的客房，你且将就歇了吧，稍后我让厨下送份茶饭来。”接着又自小声道：“放心吧，这三两日内是安全的。”

李千苦笑谢过，无心这才别去。李千进到屋子里，房间却也简朴洁净，正合心意。走了一天的李千，此时感到疲倦不已，一头栽倒在床上歇了。

“师父令我来武夷山寻那轩辕九针，虽然告诉了我藏针的秘密地点桃花洞，却未能指明桃花洞的具体位置。武夷山这么大，找到那座桃花洞也是件难事。此事特殊，且至关重要，又不能随意向人打听。不管怎么样，此次前来，一定要找到轩辕九针。这是令我领悟医道，名扬天下的神器！”李千躺在床上寻思道。

这时，忽闻院落里传来说话声。李千起身临窗看时，见适才在山门外扫地的老道士正恭敬地迎了一人进来。那人长着一张天圆地方的脸，大眼粗眉，长须高鼻。头戴四方平定巾，身穿淡青色的锦丝绸衣，宽袍长袖，大带围腰，脚穿一双方头青布履，气宇轩昂，颇有大儒风范。

“好一个儒雅的人物！”李千心中赞叹道。

随见老道士领着那人进入隔壁的客房。不多时，有道童端了茶饭进院，越过李千的房门送入隔壁的房间去了。

天色见黑时，方才有道童持了火烛端了份茶饭过来，瞥了李千一眼，面露不屑，也不搭话，将托盘放在桌子上径自去了。托盘上摆有一碗白米饭，一碟菜叶豆腐，一壶茶水。李千已是饿得饥肠辘辘，管不得许多，将茶饭一扫而净，复倒于床上便睡。

也不知几时，忽闻得门外有人急切唤道：“柳先生！柳先生！”有人疾行而至，在敲隔壁的房门。李千惊醒，忙起身来向窗外看。院中此时站了两名拿灯笼的中年道士。

“什么事？”隔壁那儒士应道。

一道士恭敬地道：“今晚观中住进了几位采药的山民，白日里不知在山中吃了什么不洁之物，此时正在害病，多是头热腹痛之症。观中懂医的几位师兄施术不效，师父特吩咐我等前来请柳先生出手救治那几位山民。有劳先生了。”

那柳先生沉吟了片刻，这才道：“好吧，既是虚云道长有话，我且去看看。”

然后听到隔壁门声一响，柳先生走了出来，随两名道士去了。

“观中道士都医不得的病，特来请此人，看来他当是个医中的高手，我且去看上一看。若能出手相助，也是酬了今天的食宿。”李千想着，忙自出了房门，尾随而去。

三清殿上，地上胡乱躺着五六名身着粗布衣衫的山民，皆面色青黑，作捂头按腹之痛苦状。

正中坐着一名老道士，头戴纯阳巾，身穿石青镶边长领的白色道袍，脚着一双云头履，鹤发童颜，百岁不止。无心站在他的身后。几名道士在给那些山民灌喂药水。

老道长见柳先生进来，忙起身迎道：“柳先生，这些山民不知中了什么毒，我观中的解毒汤竟然不起作用。好在你这个针术高手在此，就请出手救救他们的性命吧。”

柳先生忙回礼恭敬地道：“老道长勿与柳某客气，医病救人本是我医家分内之事。”

老道长说道：“适才我问过了，他们几个在山中采药时，遇上一种不知名的蘑菇，贪其肥大鲜美，故煮了来吃，不曾想皆中了毒。”

“哦！是这样。”柳先生听了，随后上前查看了一番，点头道，“好在及时被观中的解毒汤护住了心脉，尚可救治！”

老道长和众道士听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无心这时看见李千进来，笑着朝他打了个招呼。李千见那老道长肃然正坐，知是无心的师父虚云，忙上前施礼相见。

无心一旁介绍道：“师父，这位是李千道友，弟子路遇，因天色已晚，故请至观中一歇。”

虚云老道长朝李千点头示意。李千施礼后退至一旁，看那柳先生施针术救治山民。

柳先生先是从怀中掏出一布卷来，展开来长约一米，里面竟自排满了数十根长短不一、金光闪闪的金针。

“竟然都是贵重的金针啊！”李千看得目瞪口呆。

柳先生先在一名山民背部上下拍打了数下，而后持金针刺入三穴，手法娴熟，

所取者却都不是经脉上的正穴，当是他自家独知的秘穴。接着又取一金针，刺入一穴，此穴与肺俞穴相邻。随以二指轻弹针身，针身微颤，忽地拔针出穴，一道黑色血水疾射而出。被医治的中毒者立时神色大缓，已无大碍。

虚云老道长在旁边看见，点头不已。

李千这边也自看得真切，暗中惊讶不已。这般解毒针法，可是首见。柳先生如法炮制，又为第二名山民施以金针术解了毒。

李千在旁边看得技痒，他的乾坤针法也有解毒之术，又见未被救治的山民仍旧躺在地上痛苦呻吟，心下不忍，于是上前对虚云老道长深施一礼道：“道长，晚辈也知晓些针术，可否也为这些中毒的山民医治？”

虚云老道长听了，颇感意外，点头道：“中毒者重在救治及时，你既知医术，可以出手相助柳先生。”

无心听了，高兴地道：“原来李道友也是医家，师父既然有话，你就上前施术吧。”

那边正在忙活的柳先生听了，朝李千望了一眼，现出不屑之色。

李千上前，取出阳和针，恐针身不洁，持了针在一旁的菜油灯焰上燎了燎，而后施针法于一山民身上泻乾坤两脉之毒血。

柳先生金针解毒术甚是快捷，未等李千医好一人，他已是将其他山民身上之毒血尽解。他见李千还在施针，于是走上前笑道：“小友，你这针法玩玩尚可，却是医不得病解不得毒的。看我的吧。”说话间，柳先生持金针独取那山民背部一穴，一刺即出，又自带出一道黑色的血水来。

“先生金针之术果是高明，实令晚辈佩服，还望多多指教。”李千惊讶之余，佩服道。

“我柳家的金针术自古传男不传女，何况你这个不晓针道的外人。”柳先生讥笑一声，收针而退。李千听了，臊得面红耳赤，尴尬之极。

虚云老道长站起来说道：“李千，你适才的针法解毒也已奏效，只不过没有柳先生金针解毒术快速罢了。你还年轻，来日方长。”也自给李千一个台阶来下。

此时那些被解救的山民们起身朝柳先生谢恩。被李千施术的山民也在列，却自不理睬李千，认为自家的毒仍旧是那柳先生解的。柳先生站在那里得意非常，望着李千不断冷笑。

“无心，将李施主送回房间歇息去吧。”虚云老道长解围道。

李千心中愤愤道：“我习针道日子尚短，暂时比不得你的金针术，但也容不得你这般笑我！”

无心将李千送回房中。李千忙问道：“这个柳先生是什么人？竟有如此高超的金针解毒术！”

无心道：“这个柳先生唤作柳世安，是师父的朋友，来自江南金针世家。”

“金针世家！”李千闻之讶道。

无心道：“江南金针世家的柳家，金针术闻名遐迩，历代传承已有几百年了。柳世安兄弟三人，皆是针术高手，他排行第二。这个柳世安尤是个高傲的人物，对其他的针灸医家甚是看不上眼。就是对针法有天下第一之誉的金针堂也颇有微词。你也莫怪他傲慢，他的确针术高明，非一般高手所能及。”

李千听了，心中道：“目前只能看出这个柳世安金针解毒术高明，其他的未必能高过我师门之凌氏针法。好在我没有报出是凌门弟子，否则不知又要遭到他怎样的讥讽呢。”

李千随后喟然一声道：“我技不如人，又怎敢怪责人家。”

无心笑道：“针法解毒你是不如那个柳世安，但是他一样没有你飞针射杀谷狼的本事。针身本纤细轻飘，不易用力。这手绝活，便是我也佩服得紧呢。不要妄自菲薄，只不过你和柳世安各有所长罢了。”李千听了，信心又起。

“对了。”无心又说道，“本来我明日准备陪你去山中寻访那个寒梅生的，但是今晚师父有令，命我明天陪柳世安去桃花溪。”

“桃花溪！”李千闻之，心中一动，忙说道，“那桃花溪旁边可是有桃花洞吗？”

无心应道：“桃花溪旁边的山洞很多，皆称桃花洞，不知你要找的是哪座山洞？”

“这个……”李千听了，一时茫然无措。

无心道：“你如果也想去桃花溪那边的话，明日我们倒可同行。”

李千本想应允，想起要与那柳世安同行，免不得又遭他嘲笑，况且寻找轩辕九针事关重大，不便让外人知晓，于是摇头道：“我还要找那个寒梅生，就不和你们一起去了。”

无心道：“也好。对了，我向师父打听过了，倒是听说过寒梅生这个人的名号，但是不知居于山中哪座洞府。”

李千听了，颇感失望，于是道：“谢谢你，只好慢慢访寻了。”

无心道：“你日后若是无个去处，晚间仍可来清风观住下。师兄那边也勿过于担心便是。”李千听了，感激不已。二人闲聊了几句，无心便离开了。

李千随后躺在床上寻思道：“桃花洞应该就在桃花溪边上，我不熟悉路径，明日且在后面尾随了他们去，别让他们发现我就好了。”

“金针世家！”李千心中冷哼了一声道，“终是比不上我那师叔凌氏针法的名头大。适才解那毒时，我本要收全效的，却又被你来了功劳去。这个柳世安好是可恶！不过此人的金针解毒术竟能引中毒的血气射出穴外，着实令人佩服。待我日后寻得轩辕九针，晓其运针之道，什么金针世家、银针世家，自然也不在我的眼中。

再也受不得人讽、人欺、人辱！”

李千本是家贫人微，惯受欺凌，又屡遭磨难，胸中不免积了一股怨气。他一个少年，出走山东学艺，一路上饱受苦难，遭世人冷眼，好歹习了一身本事，自想有个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时候。

第二天一早，李千忽被一阵吵闹声惊醒。出来看时，不由一怔，只见无心的师兄正抚了谷狼的尸体咆哮：“是谁杀了我的谷狼？是谁杀了我的谷狼？让我抓住他，必要碎尸万段！”全无个出家人的模样。几名道士围在那里，都自摇头说可惜。

原是一大早，那老道士外出闲逛，路经掩盖谷狼尸体的地段时，见有群鸟聚集在路旁的一堆树枝上，心知有异，便过去看。这才发现了谷狼的尸体，怒携而归。

此时一道童出来道：“师兄，师父有命，令你将谷狼的尸体扛去山中埋了，勿要再大声喧哗，以免惊扰了观中的客人。”

老道士听了，这才止了怒吼，仍在抹泪咒骂。此人本是山外一流浪汉，数年前赖在清风观要出家为道人，死活不肯离开，以讨个吃闲管住的地方，不曾念过一句道经。因其岁数大了，众道士尊称他一声师兄。虚云老道长也任他逍遥。

李千见不是个事，忙退在一旁，拉了一道士问无心现在何处。道士说一大早无心就和那个柳世安外出了。李千听了，懊悔不已，知自己睡过了头，错过了尾随无心去桃花溪的时机。随后朝那道士打听了无心的去向，便追出了清风观。

李千沿山路急追了一程，仍旧不见无心的身影，知道对方可能走得早些，自家已是迟了，无奈之余，慢下步伐来。后路经岔道，再辨不得去处，情急之下，索性在山中乱走。

时至中午，见前方树木掩映下，散落着几间茅屋。其中一房前竖有一长杆，顶端竟然还飘挂着一面“茶”幌，显然是一处卖茶的铺子。李千见之一喜，走了一上午，已是腹中饥渴。

李千走进那茶铺时，见里面空无一人，便是店家也不知去了哪里。李千拣了张桌子坐了，用手拍了拍桌子，唤道：“店家！店家！可有茶水卖？”

里间的门帘一挑，走出一名少女来。发梳雁尾，粉布包头，上穿圆领碎花布袄，窄袖短衣，下穿淡青色的布裤，腰系一方蓝布围裙。体态轻盈，面容俏丽。

“山野小店，怠慢了客官，还请见谅！”那少女迎上前来，笑吟吟地道。

“有茶水吃食，随便上一些吧。”李千应道。暗里却赞叹道：“这山中景物和人竟都是清新亮丽得很！果是个好所在！”

“客官稍候，这就上来。”那少女嫣然一笑，转身去了。

不久，那少女复转了来，端了一壶茶和一盘包子，还有一盘素炒山菜。

“客官从哪来？”少女一边将东西摆在桌子上，一边随口问道。

李千犹豫了一下，寻思道：“为免她欺生，我且说个熟悉的地方来。”想到这

里，便应道：“清风观。”

“清风观？”那少女闻之一喜，随又眉头一皱，面呈疑惑道，“清风观内都是道士，可客官……”

李千忙说道：“是这样，我昨晚投宿在清风观朋友那里的。”

“原来如此！”那少女释然一笑道，“不知客官识得观里的哪位道长？”

李千心中道：“这小丫头果是能刨根问底，多亏认得个无心。”于是应道：“观里的无心道长是我的朋友。”

“你是无心哥哥的朋友！”少女闻之，欢喜道。显而易见，这少女和无心还不是一般的熟悉。

“是啊！”李千也自笑道，“怎么，这位姑娘原来也认识无心道长啊！”

“当然了，无心哥哥是我的表哥呢！”少女笑道。

“原来你们是亲戚。”李千听了，颇感意外。

“我叫来香。你既然是无心哥哥的朋友，这顿饭就算是我请了。”来香笑道。

“有熟人果然好！不过这茶饭钱稍后还是给她为好，我已是欠了无心一个人情了。”李千心中欣然道。

“我叫李千，谢谢来香姑娘了。”李千感激道。

“不客气。李大哥稍等，待我为你换壶好的茶水来。”来香说着，一笑去了。

第二章 金匱玉函

不一会，来香果是新端了一壶茶来，放于桌子道：“这是上等的武夷山云雾茶，算是我请李大哥品尝的。”

“多谢，多谢！”李千拱手笑道。

李千一边用着茶饭，一边和来香聊天道：“来香姑娘，这里看似很偏僻，少有行人，为何在此开茶铺？”

来香应道：“山里人家，靠山吃山。这里也常有客人经过的，因为这里是联系山两边的要道。我和爷爷闲时采集些山里的草药卖与过往的客人，倒也能勉强维持家用。”

“哦！是这样。对了，请问来香姑娘，桃花溪如何走法？”李千随后问道。

来香应道：“从清风观出来，东行数里后折向东南，而你走到这里却是反了方向了。怎么，无心哥哥没有告诉你去桃花溪的路径吗？”

李千道：“今天是无心道长陪同观里的一位客人去桃花溪，我只不过问问而已。”李千胡乱应道。

“那么李大哥要去哪里啊？这里的山路我熟的。”来香说道。

李千道：“去哪里现在还未能确定，因为我要找一个人，他住在何处我也不知呢。”

“李大哥找的是何人呢？说来听听，保不准我能认识。”来香应道。

李千正有此意，于是道：“有个叫寒梅生的人，是位长年居山的隐者，来香姑娘可否知晓？”

“寒梅生？”来香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摇头道，“还真是不知道有这个人。武夷山七十二洞天，三十六福地，大得很。有些真正的居山者，隐姓埋名，不令人知其来处。便是常见面的也不知姓氏名谁呢！要找这类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哦！”李千听了，颇为失望，暗中道，“看来明天只好去那桃花溪慢慢寻找了。”

“那个寒梅生可有道号？隐者之间多以道号相称，或能以此找出些线索。”来香

又说道。

李千摇头道：“只知其人姓名，至于道号，家师倒是不曾告知我。”

来香摇头道：“这样可就难找了。”

就在这时，门外忽然走进一个年轻人。戴逍遥巾，锦袍华服，皂皮靴，白绫袜，腰系长剑，背负包袱，浓眉大眼，甚为英俊。一进来便寻了张桌子，放下包袱自顾自坐下，喘着气，风尘仆仆，甚为疲惫。

“客官！”来香见状，忙迎了上去。

“店家，快上些吃喝来。”那年轻人急不可待地说道。显是急着赶了很长的路，已是又饥又渴。随又异常警惕地朝外面张望着，右手不自觉地按住了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包袱，紧张得很。来香看到这种情形，眉头微皱，道了声“稍等”便自去了。

待来香端了茶饭上来，未及摆到桌子上，那年轻人伸手抓来便吃，狼吞虎咽。然而未吃上几口，忽又停下，眉头紧皱，左手抚胸，面呈痛苦状，当是吃得急，噎住了。来香复坐在李千桌旁，转头看着那年轻人。这种急三火四的客人倒是少见。

开始时，那年轻人未曾引起李千的注意，待其抚胸时，不由瞟了对方一眼。自是一怔，见其面色青黑，似乎受了严重的内伤，于是提醒道：“这位兄台，且不可食之过急。尤其是有内伤的情况下，会让伤情加重的。”年轻人听了，感激地朝李千望了一眼，这才放慢了吃喝的动作。

“此人面部坤脉色暗，必是受了重伤无疑。这种情形下如何可以急着赶路？”李千心中讶道。

凌霄传授李千的乾坤八脉，另辟蹊径，唯乾坤二脉经行所在与任督两脉类同，位于任督二脉两侧并与之并行，且潜行皮下骨肉间，针之亦深。其中医理，尚未可知。这时，忽闻那年轻人“唉呀！”了一声，一只咬了半口的包子掉在了地上，随见其左手抓住桌角，右手捂住胸口，咬牙皱眉，额头冷汗直冒，已是痛苦难耐。李千见状一惊，与来香互望了一眼，来香已现出惊慌之色。李千犹豫了一下，忙起身来到那年轻人身侧，说道：“这位兄台，在下略懂针术，可否容我试着施针术为你止痛？”

年轻人迟疑了一下，又实在难忍伤痛，于是点了点头。李千见其同意，忙取了一支阳和针朝那年轻人胸部膻中穴刺去。那年轻人受针之际，右手却自按住了腰间佩剑的剑柄，显是有所防范。李千一针刺入，稍施手法。随见年轻人脸色大缓，已是起了止痛的作用。

“谢谢你了，兄弟！”年轻人感激之余，按剑柄的手有所松动，但仍未离开。李千一针取效，随后起针离开，回到座位上坐了。来香则一脸惊讶。李千朝她一笑。

年轻人恢复了常态，坐在那里慢慢进食。心中暗道：“适才多亏这人为我施针止痛，否则肯定倒在这里了。这店中一男一女面相善良，当不是坏人。眼下追兵将

至，再拿着这件东西必是脱不得身去。权宜之计，只有将这件东西暂时寄存在这里，待日后有机会再来讨取了。否则必会落入那些人之手，父亲和众师兄弟们可就白白为此物送死了。”想到这里，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慢慢站起身来，朝李千和来香这边一拱手，说道：“多谢搭救之恩！现在还有一事相求，希望二位答应我。”

李千与来香听了，俱是一怔，感觉对方有些得寸进尺。李千摆了摆手道：“兄台请讲，不知我们还能帮你些什么。”

年轻人轻微叹息了一声，望了桌子上的包袱一眼，又自迟疑了一下，然后从怀中掏出了一锭银子，约有五两之重，放于桌上道：“我现有急事要办，身上带着这包袱多有不便，想暂时寄存在你们这里。这是五两银子，权为酬谢。七天之后我自会来取回。这位兄弟和这位姑娘都是好人，我信得过你们，请再帮我一次如何？”

李千与来香相望愕然。对方出手就是五两纹银，是相当阔绰。不过同时也表明，对方所寄存的包袱里必有贵重之物。

“这个……”李千望了来香一眼，意思是你是店主人，应该由你拿主意才是。

来香却是摇了摇头道：“对不住了，这位客官，山野小店，并不安全。若是有所差错，我们也赔偿不起，所以不敢答应此事。”

年轻人听了，愈是增加了对她的信任，点了点头道：“这个不劳二位担心，只要为我保存七天即可。如果在这七天里出了什么意外，也自与你们无关，我概不追究。我若不是有急事，也不会麻烦二位。请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日后必有重谢！”说完，朝李千、来香二人深施一礼。

来香听了，倒犯起难来，显是对方强行寄存，推脱不去了。她又望了望李千，知道他是无心的朋友，并且对方是将那包袱托付他们两个人保存的，自想令李千拿个主意。李千见了，挠了挠头，道：“此事稍后再定，若是七天后，你不来取回怎么办？”

年轻人听了，苦笑了一下，说道：“七天后我不回来取，就说明我可能回不来了。这件东西你们二位就自行处理吧。”

李千和来香听了，又自一怔，感觉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来香正要拒绝，却见那年轻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朝门外望了一眼，脸色微变，朝二人一拱手道：“就有劳二位了，现在我必须走了。”说完，舍了桌上的包袱径自走出门外。

“喂！你这人怎么能这样，我们还没有答应呢。”来香站起身来喊道。

走到门外的年轻人停了下来，摇了摇头，而后转过身来，一脸悲凄道：“二位好人，就帮了我这个忙吧。”接着脸色一肃道：“还请二位马上将这东西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此事万勿再令第三个人知道。你们这里偏僻，不会引起外人注意。七天后我若是回不来，你们就寻一处僻静的地方将它深埋了或是抛于山崖下，万不可令

外人知道东西在你们手里，否则会为你们引来大祸的。就此别过！”说完，拱手一礼，竟自转身跑了。

李千愈加感觉事情蹊跷，对方竟然舍了包袱跑了，不由一惊道：“坏了！这个人一定是惹了什么麻烦，而今却将这个麻烦扔给了我们。”

来香惊急道：“这如何是好？”

李千道：“事已至此，这块烫手的山芋你不接也得接了。”

此时，另一侧的山路上，有一行人正朝这边缓缓而来。李千望见，自是一惊，道：“又来人了，怕是和刚才这个人有关的。来香姑娘，快将那包袱藏起来。”

“这是什么事啊！”来香见状，气恼得一跺脚，忙上前收了桌子上那五两银子，接着去拿那包袱，感觉有些沉重，便双手抱了，急出后门找地方藏去了。

“今天怎么会碰上这种奇怪的事！”李千无奈地挠了挠头。待来香转回来，李千忙提醒道：“快将那人适才吃过的东西收拾了，就当他没有来过。”

“有道理！”来香应了一声，忙上前将桌子收拾干净了。

来香复坐在李千桌旁，忧虑道：“李大哥，你看今天这事如何是好？”

李千劝慰道：“这个人硬将东西留下来，我们也没奈何。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待七天后他回来取走，也就万事大吉了。”

“李大哥，这件事是你我两人撞上的，并且那人也是将那东西寄存在我二人这里，你又是无心哥哥的朋友，可要在这里陪我七天啊！否则我可不知道怎么办了。”来香恳求道。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说我能走吗。”李千道。因知道来香是小道士无心的亲戚，也自不想一走了之，令来香一人为难。况且自家对刚刚认识的来香也颇有好感。来香听了，这才展颜一笑。

李千摸了摸袖里藏着的那一排针，点了点头道：“放心吧，我会留在这里等待那人回来的。嘘……那些人过来了。”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起，有五六名强壮的汉子走了进来，穿的都是粗衣布鞋，窄衫小裤，腰中系的或是草绳，或是布带。俱是脸生横肉、目露凶光。又各持刀枪剑弓，暗藏飞镖短刀，像那打家劫舍的强盗。总之皆非善类，望之令人生畏。

“店家，好酒好肉一齐上来！”一名汉子大声喊道。

“快去招待客人。”李千小声提醒着正在迟疑不动的来香。

“哦！来了，来了！”来香这才回过神来，跑去后厨准备酒菜。

一群人围着桌子坐了。其中一人警惕地朝李千这边望了一眼后，未再作理会。过了一会，来香和一名老者端了酒壶和大盘的肉菜上来。那老者显得有些木讷，当是来香的爷爷了。一群人开始吃喝起来，还不时小声嘀咕着什么。

“跑不了……放心……”